

老萊子「詐跌」

魯迅在《二十四孝圖》曾「吐槽」過「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兩件事。

在西漢劉向的《孝子傳》，老萊子的事本是以「常衣斑斕之衣，為親取飲，上堂腳跌，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為嬰兒啼。」也就是說，無意間跌倒了，靈機一動，假扮嬰孩。但後來版本演變為「詐跌仆地，作嬰兒啼，以娛親意。」如此，老萊子就是有意为之，似乎這樣，其孝心就更足斤足兩了。

魯迅反感的就是「詐跌」。無論忤逆，無論孝順，小孩子多不願意「詐」作，聽故事也不喜歡是謠言。所以，就老萊子來說，「道學先生以為他白璧無瑕時，他卻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至於那個為了孝母而要活埋兒子的郭巨，簡直令人毛骨悚然。好在掘坑時，「得黃金一釜，上云：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於是大圓滿結局。但在東晉干寶《搜神記》裏，郭巨兄弟三人，分家時，「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居客舍。」也就是說，郭巨本非窮人，家產全給兩位兄弟，自己分文不取，到頭來又要埋兒孝母。沽名釣譽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則民間故事，挖苦郭巨其實是攔路搶劫得了一筆金子，所以全家合謀演了場苦情戲，成功將贓款洗白。諷刺辛辣，令人噴飯。

道學先生們為了弘揚「正能量」，老萊子、郭巨遂成了超級「網紅」。此種做法，如今非但沒有消失，種種拙劣的「低級紅」，花樣不斷翻新。某地有位警察，為參加比武大賽，毅然放棄婚禮，而新娘竟也大義凜然，在家人的祝福中，一個人拜堂成親。此類做法，刻意製造有違常理的反差與對立，以此來營造某種高大上的「正能量」。但並沒有感動大眾，反而被網民奚落視作反人性。看來，「詐跌」的技術含量，也亟待提高。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播種者的寓言

九月八日是十九世紀捷克偉大的國寶級作曲家安東寧·德沃夏克誕辰一百八十二周年紀念。DECCA唱片公司曾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灌錄了一套由匈牙利指揮大師伊斯特萬·克爾特斯於執棒倫敦交響樂團演繹全套捷克作曲家安東寧·德沃夏克九部交響曲的經典錄音，且每張專輯均以北方文藝復興巨匠老彼得·勃魯蓋爾的畫作用於封面。本周所推薦的這張專輯收錄了德沃夏克《D大調第六號交響曲》和《狂歡節序曲》，封面採用的是老勃魯蓋爾最早署名卻並不為人熟知的一幅作品《有河流風景的播種者寓言》。

畫作呈現的是聖經《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關於播種人的橋段。耶穌基督說「有一個播種人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踐踏，天上的飛鳥又來吃盡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來就枯乾了，因為得不到滋潤。有的落在荊棘裏，荊棘一同生長，把它擠住了。又有落在好土裏的，生長起來，結實百倍。」這段向眾人將傳教比喻為播種的經文被老勃魯蓋爾以一幅恢宏秀美的風景畫所呈現。

畫家用青綠色的河流巧妙地將畫面一分为二，以一個典型的對角

線構圖勾勒出前景平緩低矮的山坡和遠景高聳入雲的山峰。除了由兩岸的「密」與河流的「疏」營造出空間布局的平衡，老勃魯蓋爾還不露聲色地通過左下角獨自撒種的農夫與河對岸圍着的一群人還原了聖經原文。一五五三年，畫家離開安特衛普前往意大利遊學，途經阿爾卑斯山的見聞令他印象深刻，因為這裏的風景和家鄉佛蘭德斯的低地風光截然不同。畫中遠景巍峨的綿延山脈顯然取自於老勃魯蓋爾旅途所見的阿爾卑斯山脈地貌，山頂天空的烏雲密布也和地平面遠端的烈日當空形成明暗對比。

《微塵》

剛剛看完陳年喜的《微塵》。

雖然這本書和我不久之前才讀完的《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樣，都關注底層人民的生活，但又和前者有着顯著不同——如果以生活在城市中的讀者為原點，那麼《我在北京送快遞》的基調是熟悉，主要通過作者所從事的快遞員、分裝員、便利店店員等不同工作，反映出底層城市居民的生活；而《微塵》的基調是陌生，它所聚焦的主要是礦山爆破工、鄉村木匠、運石工、小作坊老闆等人的生活，場景在深山中在田野裏，對於他們而言，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是遠方的背景是縹緲的夢境。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這些看上去遙不可及的人和事，儘管空間上發生在很遠的地方，但時間上卻與我們身處的時間線是一致的。當我身邊的朋友在為了自己偶像「塌房」而痛心疾首的同一時刻，在某座礦井的深

處，一條年輕的生命正因一次真正的「塌方」而無聲消散。時間統一與空間錯位的交織，帶來強烈的心靈震撼。

尼采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一個受苦的人，如果悲觀了，就沒有了面對現實的勇氣，也沒有了與苦難抗爭的力量，結果是他將受到更大的苦。」《微塵》描繪了許多受苦的人，他們如尼采所說，不悲觀。但「不悲觀」與「樂觀」之間橫互着巨大的鴻溝。陳年喜筆下的受苦的人就在這鴻溝之中，他們多多少少都在心中有所盼望，那點盼望的光，在他們生命前方搖曳，明亮卻脆弱。受苦的人，明知他們與那光之間的路遙遠而危險，卻依然邁出腳步，不是源於樂觀，而是源於別無選擇。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吃蟹預備時

會說話，任由蟹農蟹商給它搞張「克萊登大學」文憑，漲一漲身價。

我老家有句歇後語：叫花子吃死蟹——隻隻好。死蟹我不敢吃，卻也不挑其出身，更不論祖籍，五湖四海，盡入腹中。

蟹最家常的吃法是清蒸。張岱說過蟹乃「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者」。糟之醉之醬之，亦佳。時下餐館卻流行辣炒、裹麵油炸的新做法，都不太合我口味，如要拉名人為我撐腰，那便是李漁。說他是最懂生活的人，想來大家都不會有什麼意見吧。李漁說過，拿蟹作

羹作膾，都不是好吃法。「更可厭者，斷為兩截，和以油、鹽、豆粉而煎之，使蟹之色、蟹之香與蟹之真味全失。」說的不正是香辣蟹之流嗎？

那麼，怎樣才是吃蟹的正確打開方式呢？李漁提了兩條。其一，全其體，蒸而熟之。整隻上蒸，剝而食，蟹之氣與味不洩失，出於殼而入於口腹。其二，自取自食，不由他人代勞。李漁說，世上有三樣東西須自任其勞，蟹之外，還有瓜子與菱角。旋剝旋食則有味，人剝而我食之，味同嚼蠟。對此，我不能贊同更多。

以我在陝西的生活經驗還可再補充一樣，羊肉泡饃也，此物需自己慢慢掰成豆粒大小，再加湯煮，機器切饃就少了滋味，他人代掰，更無法下嚥。好茶需自斟，好饃需自掰，好蟹亦需自剝，飲食真義藏焉。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編纂《儒藏》

高校和科研機構共同承擔，五百餘位學者做基礎工作，尤其重視校點質量把控，編輯、校對嚴格「三審三校」，必要時甚至達到「五審五校」。

《儒藏》系統完整，傳世、出土、域外文獻萃為一編，在中國叢書編纂史上尚屬首次。「精華編」所收出土文獻均是二十世紀以來歷次重大發現或出土的重要儒家文獻，包括敦煌、吐魯番遺書、馬王堆漢墓帛書、郭店楚墓竹簡、定州漢墓竹簡、雲夢秦簡等；所收錄的韓國、日本、越南域外文獻，亦都是經過上述三國學者精心甄選的其本國歷史

上最重要儒學者的漢文著述，如日本德川時期儒學思想家太宰春台所著《詩書古傳》，搜羅了日本流傳的多種中國已佚古籍，價值極高。

編纂《儒藏》延續了盛世修典傳統，在立項之初，得到張岱年、季羨林、饒宗頤等學者的大力支持。饒宗頤先生曾稱，這項巨大工程將對新經學的重建作出重大貢獻，為此，他並特為主持其事的湯一介教授寫過一副對聯，上聯是「三藏添新典」，下聯是「時中協太和」，以示對《儒藏》工程的支持。作為《儒藏》項目第一任首席專家

重振旅遊業

「大鄉里出城」，竟然感同身受。

毫無疑問，旅遊及航空業在這幾年備受衝擊。以往外遊我大多選擇一間相同的航空公司，是次出外旅遊，機票價格比以前昂貴了，而且我兒所有交通費用都已達到成人行列，一家三口的旅費較以往大增，於是我嘗試選用另一間新興的「廉航」，雖然支出可控，但是訂購手續甚為陌生。往後下來，我才知道每種不同要求都要額外收費，總計費用與以往搭乘的航班相差無幾。然而，出發前確認機位，以至到達機場註冊登

機，卻有不俗體驗。航空公司在手機上的應用程式十分方便，線上預辦登機快捷，機場櫃檯寄送行李過程流暢，旅行感覺舒適。

另一方面，香港國際機場亦好像較從前有一種新面貌。餐廳種類多了，單是早餐都有多種不同選擇，各國美食一應俱全。座位亦見充裕，不像從前般要站在他人用餐的桌子旁邊等候。出境手續尤其通暢。我已記不起自己及家人何時登記了自助通道，我更以為兒子仍需要透過櫃檯檢查才可出境，怎料現在只

需要採用人臉識別系統便可輕鬆出境，整體過程不經人手更加安全衛生。我相信訪港的旅客亦有相同的美好體驗。

從來，有危便有機，良機不可失。只要重新調整，抓緊機遇，不單能令旅客順心，更能令香港旅遊業重振聲威。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福島的「水」一倒，遍地哀嚎。對「日料」愛好者來講，不管身處哪裏，眼前都堪比一場無法復原、不能逆轉的災難。就在日政府啟動福島核事故水排海的同一天，中國海關宣布暫停日本水產品進口，不同的國家也各有對策。說好的地球本一家，你我同根生。可每到危急關頭，都讓人驚覺現實冷酷，「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古人誠不欺我。

更魔幻的是它的蝴蝶效應，從個體到群體，從信任危機到認知崩盤，就像一場大型「原形畢露」現場。有人忙着找替代品，有人急着宣洩憤怒口誅筆伐，更多的是，忙着撇清關係，以搶頭條的姿態發送推文，宣稱自家全店「皆非日本食材」，求生慾滿滿。

在日本以外的地方，中低端的日料店並沒受到太多影響。吃的東西有多少含金量，大家心知肚明，曾經是消費降級的無奈之舉，如今反而一舉站上鄙視鏈頂端，吃飽喝好理直氣壯。而那些高端的居酒屋、壽司店，則更像是末日降臨前的告別儀式。老主顧們從「發薪日」的自我獎賞，變成了後會無期的「終局晚餐」。據媒體報道，僅在八月二十四日當天，上海日料店三文魚和金槍魚的點單量就已翻倍，人們本着吃一頓少一頓的宗旨，力求跟這份纏綿情懷和平分手。大廚們看着「每日空運」的宣傳板悲從中來，那些光鮮亮麗的喉黑、海膽、牡丹蝦，帶着曾引以為傲的標籤，島根、北海道、廣島……即將成為過眼雲煙，取而代之的是美國、澳洲、加拿大，和那些在美食界往往不被關注的「犄角旮旯」。

有些事，不是今天才知道，卻是在今天直面。那些「替身」也許是江湖救急，也許早就躲在了幕後，只是有個不同的名字，等有一天還會默默隱去真容，沒人知道。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望向窗外

窗外是有風景的，因為你有一顆不甘寂寞的心。每天窗外的風景大同小異，但倘若用心，定然日日新鮮。

當你一大早來到公司三十三層的辦公室，望向窗外，中半山那密密匝匝的樓宇數年如一，可細心的你還是發現了那一刻與之前的不同：遠處的凌霄閣被輕紗般的薄霧繚繞，原來入秋的天氣並不是每日都乾爽；稍近一些，堅道上的兩棟樓在裝修外牆，綠色的網和淺黃色的竹竿，配合得那樣默契，這應該是工人們一夜之間的傑作，你看不到他們作業的模樣，但這恰恰給了你對「勞動」這件事的想像空間，這份遐想不經意地稀釋掉一些生活的單調與疲憊；再近些，禧利街和德輔道交匯處，有兩處頂樓被人拿來晾曬衣物，一邊是花花綠綠的裙子，一邊是大紅緞面的被子，你暗暗地猜測着這兩戶人家的日常。雖然，你的鼻子裏充斥的仍然是辦公室略帶污濁和沉悶的氣息，但只要望向窗外，你的眼睛就可以聞見一份煙火味，腦海裏浮現出三個字：「人世

間」，有那麼一點治癒，也有那麼一點滄桑。

在互聯網無孔不入的時代，望向窗外，無疑是奢侈的。你分明記得在大學畢業之前的時光裏，每每去窗口買火車票，一定會用盡渾身解數央求售票員給一張靠窗的位置，然後你就可以一路上不時地望向窗外，觀賞風景，讓大地上的事物充盈視野、豐富心靈，提醒自己這世界的美好，每一刻都可能不同。而如今，高鐵一日千里，卻鮮有人主動要靠窗的位置，僅僅因為他們的手機或是平板電腦會反射惱人的陽光。

來到這座城市後，有那麼幾年，每個月總有一個周末，你會關掉手機，從堅尼地城登上電車，找個靠窗的位置，一路向東。望向窗外，你更讀懂這個城市，這個城市也更熟悉你。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